苦斗“桦加沙”的记忆

□ 吴建光

午后无事，开车上街转悠。忽然，忆起心中曾虑着一件未了的事，具体是什么事，却又像是从梦里飘过一般，一时间想不确切。

车行至新江路，偶见两边有拦腰被折断的大树，折断处已萌出嫩绿的小枝，嫩嫩的叶子随轻风摇曳。我猛然忆起，这些腰折的大树，皆为去年超强台风“桦加沙”所伤。脑子灵光一闪：是呀，我虑着的那件事情，就与“桦加沙”有关，是要更换厅中的大吊灯。因为，在“桦加沙”袭击时，厅中那盏大吊灯，被飕飕从门缝、窗缝或灌或钻进来的乱风冲击，左右摇晃，仿佛欲坠，让我提心吊胆不已。

寻到一间卖灯具的商店，随意挑选了一盏平板式的吸顶灯。当晚，师傅上门将吸顶灯安装好，换下的吊灯堆在厅中。看着摊在地板上的吊灯，顿生感慨。这盏吊灯是在装修房子时，我到中山古镇转悠半天，精挑细选的。吊灯有条半米多长的主轴，底下系一个灯泡，再兜挂一个如小面盆大的玻璃灯罩，灯罩周围挑出八盏倒垂花朵般的小灯，八盏小灯依偎着中心大灯，中心大灯撑开八盏小灯，款式漂亮，意头吉祥，我心生喜欢。那场可怕的强台风登陆时，厅中漂亮却显得有点笨重的吊灯在不停地摇摆晃动，场面恐怖，让我提心吊胆，最终狠下心来换掉。真的，“桦加沙”是一场我经历的、与1996年9月9日的9615号台风和2008年的“黑格比”台风同样恐怖、可怕的强台风。

晚上坐在椅子上，新装平板式吸顶灯播下一片华光，我在华光中刷手机。平台好像知道我刚做完一件与台风有关的事儿，推送的短视频，都是关于台风“沙德尔”以及抢险救灾的内容。台风“沙德尔”三次登陆，停编后又“复活”，是2026年影响我国最复杂的台风之一，其造成的主要灾害体现为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和地质灾害，其中江西遂川发生泥石流，莆田“八卦村”1000多座土木结构房屋毁损、倒塌，还有漳州南靖云水谣景区一株624年树龄的古榕被连根拔起……

台风“沙德尔”的短视频，勾起了我对经历过的几次强台风的记忆。9615号台风，让湛江港重达几十吨的巨型龙门吊在狂风中折断、破损，最终滑进大海，连自重500吨的集装箱桥吊也被打下海，1艘2万吨级外轮和1艘5万吨级油轮被巨大海潮推上海滩搁浅……2008年超强台风“黑格比”带来的风暴潮，把海陵大堤冲开14个缺口，海陵岛内一度与外界失联。诚然，9615号台风和“黑格比”台风，都非常恐怖，但我只是经历了。然而，“桦加沙”强台风，我不但经历，而且在家里参与了“不是一线，胜似一线”的防风抗风。如今，距“桦加沙”登陆将近一年了，但在家里与台风斗智斗勇、历尽艰辛防风抗风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桦加沙”于2025年9月24日17时前后在海陵岛沿海登陆。当天上午，情况还算良好，断断续续有点乱风，也有飘飘忽忽的雨。我听从小区的安排，居家防风抗风。窝在家中的我，还习惯性地睡了个午觉。醒来时，已是下午二时许，行出大厅，眼前的情景让我傻了眼：豆大的、密集的雨点被疾风驱赶，飞过北面窄窄的小阳台，气势汹汹扑过来，噼啪打在紧闭的玻璃落地门上，雨水贴着玻璃顺流下来，又被疾风逼迫，从落地门底下的凹槽道轨反水，喷溅着涌进来，大厅已是“汪洋”一片。厅中台台凳凳的脚都被雨水浴浸着，那对泡沫拖鞋在厅中被浅浅的积水推搡着，犹如野渡上的两只小小船，醉酒般慢慢浮动。我急忙翻出几条旧毛巾和一件旧衬衫，撕成布条，一条条塞进落地门道轨的凹槽，并用小刀把布条顶压牢实。经过一番折腾，反水喷涌的情况基本控制住了。紧接着，我用扫把扫，用垃圾铲铲，用拖把拖，把大厅中的雨水铲起来装桶倒掉，竟然铲装出三四大桶水。

风越来越大。行出大厅南面大阳台，扶栏俯身观看，小区出口道路边上那排高大的紫花羊蹄甲树，正被狂风肆虐着，枝叶摇来扫去，俯下弹起，柔软灵活，仿佛被施了魔法诠释什么是“婀娜多姿”。狂风暴雨无情地击打着，叶子不断撕裂脱落，枝条接连折断，不一会，许多枝条的叶子被扫光了，成秃枝、成光棍司令了。

近四时，风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节奏，大厅北面小阳台落地门被一阵急似一阵的狂风撞得砰砰作响。我急忙跑过去，徒手用力顶住。顶着的时候，落地门砰砰声小了，但塞在底下道轨凹槽的布条被撞松了，雨水激烈喷涌进来。我顾不了那么多，手肩并用，又顶又压，拼命顶住落地门。

顶压了十多分钟，感觉人都要虚脱了。而风在继续刮，不知还要刮多久。如此顶下去不是办法！我抽身将饭桌推过来，顶住落地门的不锈钢框，再把椅子、凳子和一些杂物堆在饭桌上，还用胶桶装满水放上去，增加饭桌的重量，顶压着落地门。

四点二十分左右，台风开始发狂，撞击落地门的力量一次狠过一次。落地门每被台风撞击一次，堆满椅子杂物的饭桌就会被撞离，出现一条缝，砰砰声再现。我只好站在饭桌的后面，将身体靠紧，用力将饭桌推顶上去，与落地门紧密“接触”。好几次，我顶着饭桌传递过来的撞击力，甚至感觉到落地门快要挺不住了，就要被撞开、倒下。于是，我腾出手来，手忙脚乱地把厅中的一些杂物收拾一下，把一些轻的、易碎的东西一股脑儿搬进房间。要不，落地门一旦被狂风撞开，厅中的物品会被吹飞、碰碎。

就在收拾杂物时，目光碰到厅中摆设的两块奇石，这让我兴奋起来：如果将两块奇石搬过来，压住饭桌的脚，小样的台风，看我能不能治住你的狂。我把奇石抱起，放在提前备好的帆布袋上，用猛力慢慢把两块奇石拖移到饭桌旁。距离虽然只有短短十余米，但帆布袋被积水浸湿，阻力大增，而自己又因为折腾近两个小时，已是精疲力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硬要拖移两块分别重达六七十斤的奇石，实在不易。但我没有放弃，拖拖停停，硬是将两块奇石拖移过来。饭桌得到两块奇石的支撑，立马坚挺雄壮，外面的风暴依然疯狂猛烈，但落地门立马镇定许多，砰砰响声没有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还未来得及喘口气，抬头猛然发现，大厅的吊灯在摇摆晃动。无孔不入的狂风从门缝、窗缝又钻又灌，灌进来的风在厅中回旋吹刮，厅中那盏笨重的吊灯被卷刮着，摇摆晃动，顶上的铜链子在摩擦，吱呀作响，仿佛快要掉下来。我急忙把吊灯下面的茶几移开，生怕万一吊灯砸下来，茶几面上那块大玻璃就会粉碎。接着，又把帆布袋摊开在吊灯下，再把几件旧衣服和一些杂物堆在上面，为吊灯设置了一个万一砸下来可接住的垫床。

做完这一切，我坐下来，打开手机刷朋友圈，一个在气象局工作的朋友在分享抗风经验，说抗风时全屋的门窗都必须紧闭。否则，一边顶风抗风，一边却在泄风，会增大顶风抗风面的压力，抗风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我毫不犹豫照做，关紧南面的门窗。南面的落地玻璃门关上那一刻，奇迹出现，厅中吊灯的晃动立即刹车减速，此时，大厅就成了一个大闷罐。

五时许，外面的狂风突然说没就没了，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仿佛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飘扬毛毛雨丝的下午。

无风可抗了，我松弛下来，身体仿佛被抽去了筋骨，一个葛优躺歪坐在椅子上。到晚上十点多，我爬起来，稍稍收拾一下狼藉的大厅。而那两块奇石，我是在第二天中午叫来邻居帮忙，才让它们归位。

那龙河上的远古星图

□ 盛秀丽

一

傍晚，我坐在窗边，看那龙河迂回曲折。

白露已过，岭南的暑气却绵延不尽。热浪从窗缝渗进来，我像一尾叛逆的鲦仔，搁浅在炎热的滩涂上。

咫尺之下，河水往下游的北津港而去。水声轻鸣，似一把忘了收弦的古琴。以风为指，一种指法一个曲调，即兴七弦。波浪琅琅，流水复余响，漫长的弹拨不知演奏多少年。或千年？或万年？无始无终的演奏，令人闻之入神。

西边的山，被夕阳烧成一条暗红的缝，我的想象，也被晚霞染成赤金。波粼粼，鱼鳞鳞，晚造水稻扎根在河之洲，渔舟逐水逆浪归……许多早年的光景，都还活在波澜深处。捕鱼、抓虾、淘蚬、捉蟹、掘泥虫、捞禾虫，一直在记忆里永恒地循环着。白鹭沙鸥，岸草藏着叫不出名字的水鸟，我看见摇曳的浪花，向落日的天边展示神话般的鲜活感。

乘上白驹。时光开始倒流，所有关于天、地、人的追问，沿着云层漫上来。我看见那些被历史省略的踪迹、那些被竹简摒弃的故事，以及永生永世的情节，都藏在余晖里。

时间薄成一层纸。风从天缝来，我往天缝去，趁着日暮向西北沉落，去往全新世初期的古河谷。那个斜坡，折叠着末次冰期未被挖出的凉意。那是我无数次匍匐在考古文献中、一页一页追寻的清凉世界。

云深处，我眺望雪山一座连着一座，峰尖上还有未化的银。草原浩浩荡荡铺开，绿得天真，绿得沉静。远远的，河流闪着细碎的光。近近的，我听见八千年前河流的声音。哗啦哗啦，像大地敞开嗓子说话，一句接一句。转弯又转弯，水声越来越近，那语言坦荡而宽广，带着我从未听过却莫名熟悉的腔调。

河水洋洋，多少个万年过去了，它仍旧蕴藏着洪荒初辟的那股劲儿，激越且雄浑。北流活活，仿佛古国天地初开的路，都从这一川流水启程。我在水声里，忽然就小了，小得像一粒被浪花卷起的沙。

逆水溯源，我循着水声一路返璞归真。抬眼望去，莽莽陇山连绵向西，谷地深幽，细细薄薄的水雾四处游走。残塬隐现，梁峁模糊，白雾柔软了高原棱角，红褐土层蜿蜒其间。河谷阶地，草木成了墨色的影子，飞鸟隐在茫茫的白色里。

瞑烟千里，把河的源头藏进六盘山的深处。涧水生寒，我隐没其中。

二

放慢脚步，我独自行走在清水河的南岸。黄花蒿长得齐腰深，蒿秆子蹭着裙脚，风一过，散出苦香。

那时的大地湾，不叫大地湾，还在一切命名之外逍遥，草木鸟兽未被分别，万千光景也未被归纳，四时更替还未有名字。水土还是纯净的水土，未被工业拆成碎银两。人心还是简单的人心，未被算法侵扰。

脚下的车前草，水灵灵的，与那龙河岸边的车前草一模一样，透明得没有多余的心事。我伫立河流面前，从此岸看向彼岸。对岸的河畔上，一个赤脚的远古青年，坐在一块被风磨圆的大石上。他身形粗实犷野，正仰头看天。我缓缓坐下，遥遥相隔，隔着八千年的朝代起落，隔着无数战火与饥荒，也隔着新石器时代吹起来的风沙。

八千年前的夜空很干净，天色将暗未暗。天，是那种介于靛蓝与玄青之间的颜色。这样的好看，比我读过的现代诗还要空明。

星星一颗颗亮着。星光落下，漫过他和我，浸透共同仰望的眼眸。微微前倾，我听他在数星星，一颗一颗，用我没听过的叫法。

数着数着，我见青年拾起草茎，在陶钵空白的内壁，画出一个圆，然后又画一个。一个套着一个，七个同心圆环渐渐显出，外圈宽，内圈窄，像水波漾开。他画得很慢，每一笔都要想一想，仿佛星宿等他安排位置。他把它们分成二十八组，像从天上摘下来的法则，疏密有序。

我不知道青年是怎样看出这些天体规律的。没有圭表，没有浑天仪，只有一双望向穹宇的眼睛，和一颗在寂静中跳动的心。同样的星光底下，他这一坐，就把这片流动的、随时会散的星空刻进陶土，纳入万古千秋，变成可以握在手里的永恒。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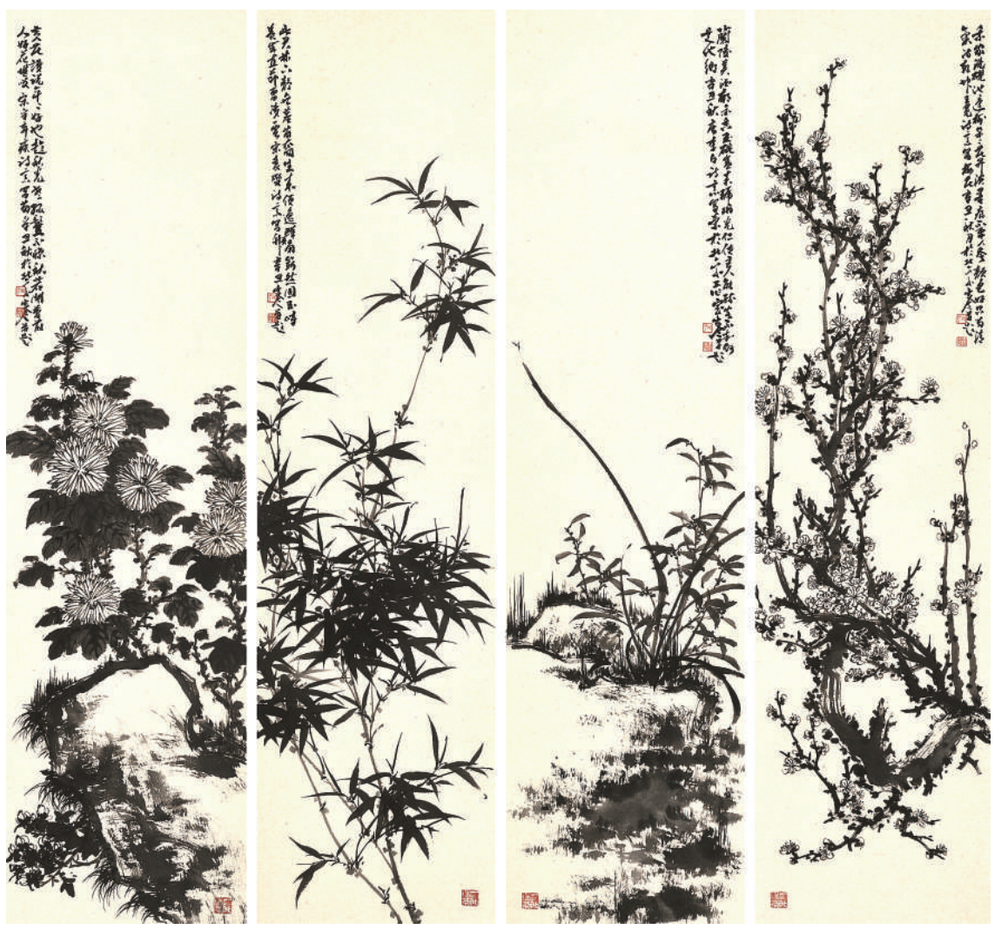
夜风掀动兽皮的下摆，青年放下草茎，捧起陶砵。砵壁的“天文图”不是装饰，是他对天穹的丈量，也是对天地秩序的初次理解。他不知道何为天文学，却知道那些光点为何按时出现，知道季节为何随星群轮换。他更不知道，此后经年，无数彩陶、绘画和雕塑都在这里留下美学的模样。

窑火暗下去，天文图成。日月星辰旋转不息，时间变得悠长，悠长到足以让一粒陶土成为星系。我忽然觉得，时间就蹲在陶砵的饰纹里，睡在赭石的颗粒间。这是一份来自八千年前的天文手稿。彩陶圆底砵的星宿指向，一丝不苟，与后世《周髀算经》所载的“七衡六间图”一脉相承。一个是刻在陶腹，一个是抄在竹简，仿佛一条隐秘的绳索，将八千年前的仰望，与战国到西汉时期逐步成型的算学体系，遥遥连接。

这些星图，与射电望远镜捕获的星宿，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仰观天象。我们在苍穹之下，用不同的工具，描摹同一片浩瀚。

山高水远。一转身，窗外的那龙河，落满繁星，像刚从彩陶圆底砵倒出来。而我在同一片星空下，揣着那龙河天长地久的星图。

佳作欣赏



水墨四君子（国画） 岑昱

今夕不知何夕

□ 龙建雄

又近一年中秋。

古人说，写中秋的诗词，自从有了苏东坡《水调歌头》，余词俱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不知引起过多少人的心灵共鸣。

早些天，偶读苏东坡另外一首词《念奴娇·中秋》，一下子就被“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这句给勾住眼睛。心里微微一颤，二十多年前一桩往事很快涌上心头。

那年，我在阳江某地参加“砺剑–2005”活动前期筹备。老处长带着我们一行人最早入驻现场。这是我们陌生的地头，社会环境、劳动资源、饮食习惯，全凭我们实打实去跑、去谈、去磨、去适应。那些天，白天黑夜连轴转，两个月没休过周末。

有一回，为了拿到荒岛最佳建设方案第一手资料，我们必须登岛勘察。十分不巧，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得赶在空档期里完成一去一回。事儿常常就是巧上加巧，返程船行至半途，海上忽然乌云压顶，雷声轰鸣，海浪一波高过一波。我们一船人吐得七荤八素。幸运的是，老渔民气定神凝，力挽狂澜，把我们平平安安送回码头。

演习准备进行得有条不紊，各项工作稳步落实，不知不觉扎扎实实干了三个月。又是一次计划中的验收工作顺利完成，傍晚的海边凉风习习，老处长提议去海滩走走。大家难得片刻轻松，一个个脱靴在沙地上漫步而行。忽然，老处长在不远处沙丘上给大家招手，走近一看，塑料膜上摆着几只当地有名的泥焗鸡，还有一些啤酒。老处长笑着说：“一人一只鸡，啤酒适量，不准耽误明天的工作。”大伙把眼睛睁得老大，那感觉仿佛看见太阳从西边升了起来。

老处长笑着赶紧说：“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你们没看见天上那圆圆的月亮吗？”

说真的，2005年那个中秋节，是我记忆里最“没在意”的一个中秋，那段日子就过得忙里只有更忙，心里只挂念一件事，把任务干完，干漂亮！

中秋节过后，演习活动圆满完成。那一年，我在连职参谋岗位上第二次荣立三等功，提前晋升副营。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老家的发小们发来喜帖，邀请我回家去喝“人生半百酒”。时光这东西真是“贼”，还没好好感受，五十岁就到了眼跟前。

辛弃疾也是从军之人，他曾写过类似句子，“浊酒一杯，今夕何夕”，那是男儿在夜半酒醒时的一声轻叹，醉里看剑，英雄迟暮。同样是“今夕何夕”，苏东坡在风露下起舞，这是贬谪之中清醒后的故意沉醉。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苏东坡“今夕不知何夕”的味道，忙到忘了时光，忘了自己，忘了今夕是何年。那种物我两忘的纯粹，弥足珍贵。那年在阳江，我感同身受，眼里只有任务，心里只有目标，什么中秋，什么周末，统统觉得不重要，那种“短暂性失忆”的时段里，更多是忙碌之后的充实与成就。

父母问起，儿子你今年过“五十”。我答，四十有九而已。明年？明年再说去年已过半百的事吧。父母在，不庆生。

今夕不知何夕。那些忘记日子的日子，如今反倒让人最记得。

诗苑

少年的河流

（外一首）

□ 田夫

小山村、杂树林、凤尾竹
和大湾尾传说中的水鬼
都是与这条河流相关的记忆
那次溺水之后，我学会了
游泳，向充满诱惑的对岸泅渡
是的，每一场生命的浩荡
都是从伤痛开始的
正如大地无法愈合的裂缝
最终都变成了河流
然后分开故乡和异乡
月色和霓虹打造的镣铐
试图锁住时光的溃败
在恍惚的日子里
在烟火与梦的河床
起初的自己，匍匐着
给风让路

中年

早已不去看日出和日落
看与不看
太阳每天依然东升、西下
早就不善言辞的我
不想说服任何人
我只想用诗歌代替说话
记录那些追风
风也在追着我的过往
夜的陷阱，有星一样的信仰
光怪陆离的梦总会随之诞生
趋光的虫儿，无非是
一轮又一轮地
自投罗网，或飞蛾扑火
而我，更喜欢将自己暴露
于光天化日之下
转身，背着光
才看得见尾随自己的影子

挑山

□ 王俭优

把山挑起，重量在肩上
凝聚成命运的寒霜

泥砖、粗瓦，破败的小屋
无言面对一缕炊烟

雨丝编织伞下的浪漫
也缠绕和打湿
一个人稚嫩的童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脚掌挣脱草鞋的束缚
轻轻丈量世间的坎坷

一身粗布衣，掩藏不住
清新质朴的容颜

身后灰蒙蒙的群山
目送你，走向苍凉的远方

一条会说话的蛇

□ 江南散客

它突然张口说话
把我吓了一跳
它盘踞在路中，身上的花衣
斑斓得炫目瘆人

它说——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
我常钻到你的梦境，窥见
你的热闹、荒凉、伤痂和救赎
我还窥见在你梦里久久徘徊的亲人
你的每分每秒，都逃不过
我的眼睛，当然
你的欢乐也曾经感染我

那你为什么要拦住我的去路？
我的声音和内心一样颤抖

它仰起头反问——
你确定前面是美丽的风景，不是断崖和深渊？
不是病痛与悲伤？就好比你眼前的我
是邪恶还是善良？

我恐惧的心渐渐平缓，走近它——
我该怎样做？

它的声音开始温柔——
对昨天、今天和明天
不要报以刀刃，不要报以怜悯
让无用的东西充盈内心

我闭上眼睛，秋风、山月
稻香、鸟鸣、犬吠，以及
轻飘飘的乳名，统统在我的体内
重新找到了归宿

我问它的名字，它露出瘆人的微笑
——我叫“中年”